

学界
小说
丛书

Malcolm Bradbury

[英]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 著

程淑娟 译

历史人

The History Men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历史人

〔英〕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 著
程淑娟 译

The History Man

Malcolm Bradbury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History Man by Malcolm Bradbury

Copyright© 1975 by Malcolm Bradbur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New Star Press in conjunction with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人/(英)布雷德伯里(Bradbury,M.)著;程淑娟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133-0549-5

I. ①历... II. ①布... ②程...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1081号

历史人

(英)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著 程淑娟/译

责任编辑:东洋

特约编辑:李伟为

责任印制:韦舰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本:880mm×1240mm 1/32

印张:7.625

字数:195千字

版次:2012年3月第一版 2012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33-0549-5

定价:27.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作者按



此书献给毕梅斯。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法兰克福机场,我当时要去参加一个会议,而他正挨张桌子查询行李,并因为行李没有随他乘坐的航班一起抵达而不高兴。正如历史学本身一样,这本书是对真实历史的一种完全的虚构。这里出现的沃特摩斯大学不仅跟现实中的沃特摩斯大学(在现实中也并不存在)毫无关联,跟其他大学也没有关系。这里出现的1972年跟现实中的1972年也毫不相干,只是一种虚构,以此类推。对于这里的人物角色,只有故事中的其他人认识他们,而且他们相互了解也不深;他们跟自己参与的故事情节一样,纯属虚构。那天我也不曾飞去参加什么会议,即使我去了,飞机上也没有叫毕梅斯的,当然,他也没有丢失行李。其他在这里说的,当然都是真的。

“谁是黑格尔？”

“那个把人类判给历史的人。”

“他知道许多吗？他无所不知吗？”

——君特·格拉斯

第一章



转眼,又是一年的秋天。人们都回来了。夏季里的萧条景象已经结束。在暑假里,报纸内容缩减,就连时间本身都似乎暂时地萎靡不前了。然而报纸重新变得厚重而充实起来;事情似乎又开始发生。从科夫岛和赛特,波西塔诺和列宁格勒回来的人们在停车场停下轿车和野营车。人们打开备忘录,开始通过电话相互问候。海边的沙滩椅被收了起来,太阳淡淡地照在大广场上。越南战场上激战正酣,而麦卡锡正毫无成效地对抗着尼克松。夏季的游客已经离开,城里的药店收起了太阳镜和驱蚊剂,重新摆上了安眠药和利眠宁——它们是在一年的商业循环中本季的热销品。现在已经对阿尔斯特进行了直接管制,而仆斯路〔1〕上刚刚结束了一场枪战。精品店里展示着这个秋季时兴的各种色彩,而现在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宫内避

〔1〕 仆斯路(The Falls Road)是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西部的一条主要街道,该街区主要居民为天主教的共和党人,而毗邻的 Shankill Road 街区则主要是清教(英国国教),两个街区由和平界限分开。——译者注

孕器,据说是99%的安全。四处是新的发现和新的侮辱。聪明的人们审视着秋天里的世界,而自由派与激进派冲突不断。到处是新的面孔。天空时阴时晴,电话铃声阵阵。于是,在这种气氛的感染下,一对名叫科克的夫妇决定举行一个聚会。

事实上,在过去的三年里,科克夫妇都会在秋天的这个时候举行聚会,在这个新学年开始、新风格出现、新面孔拥入而新思想争鸣的转折点。如果这事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你可能会说这是他们的一种习俗和传统,然而,科克夫妇是非常时尚和随性的人,对他们所有的事情都会思前想后、反复琢磨,不会仅仅为了沿袭过去而做事。实际上,他们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不会把这类聚会当做习俗和传统。如果科克夫妇碰巧想到要举行一个聚会,他们的想法是单纯的、新鲜的,而且是出于某种需求的。循环轮转的时间向它的真正公民们发送着神秘的信号。科克夫妇便是现世生活的真正公民。他们从弥漫的空气里捕捉信息,并通过真诚的责任感做出回应。毕竟,他们都事务繁忙,需要从事各种事业、出席各种会议及密谋、参与各种事务和团体;事实上,非常幸运的是,他们在同一个房子的同一个时间里想到了同一个问题。然而,当意见一致时,他们明白那就是一种需求。于是,看吧,当他们都在厨房里的時候,想法出现了。并不清楚是谁先提出来的,事实上,这就是时代的力量。正如每次这种信息传来的时候,他们双眼发亮;他们相互赞同;他们立即坐下来商量聚会的人物、事由和方式。因为离得最近,霍华德离开他们明亮的松木厨房,走到大厅,从他们忙碌的电话旁边拿起他们同样忙碌的家庭备忘录。对于他们这种人来说,备忘是至关重要的文本和记录。他们把备忘录展开在中间的餐桌上;他们审视着里面展示的关于要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长长的预言式故事,审视着这个关于他们未来日子的详细的可能性计划。芭芭拉说:“什么时候呢?”“尽快。”霍华德回答。“这个学期第一天我们有空吗?”芭芭拉问道。那是不可能的。但是霍华德翻看着备忘;就是这天,十月二日星期一,而且晚上是空着的。

这几乎是一种预兆。霍华德迅速地从内侧口袋里掏出了他的钢笔。他拿着展开的备忘,就像是写什么新故事的开头一样,用干净的小字在那页很满的纸上仅存的一丁点儿空白处,写下了“聚会”两个字。

科克夫妇记起了在过去几年的这个时候也举行过聚会,他们也知道很多人会来。毕竟,他们是一对尽人皆知的夫妻。霍华德是一位社会学家,一位激进的社会学家,一个身材矮小、头脑聪明、感情热烈、行为活跃的人。你很有可能听说过他,因为他非常有名。他经常出现在电视里,而且写过两部闻名遐迩的煽动性书籍,以推动新的习俗和人类的一种新契约。整个暑假他都忙着写作,第三部书也要成稿了。他也在报纸上撰写文章,并且在当地新建的大学里讲课。这所大学是孕育在白色混凝土、玻璃和建筑自由体中的一个不断扩展的梦,沿着山坡向西,一直延伸到他们居住的海边小城的西南海岸线。出于对实用性的渴望,这所大学非常重视社会学,而在社会事务的适用性这个研究领域里,很难找出比霍华德更具卓识的人了。他关于各类革命而开设的课程是这所学校著名的重点学科,而作为他在城镇生活的一部分,他对社区关系的参与也同样至关重要。毕竟,霍华德是一位著名的激进分子、地方议会的眼中钉、自私中产阶级的威胁分子、索赔联盟中坚定的代言人以及责任与关注的中心。关于芭芭拉,就像她自己说的,这个时刻的她只是一个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所束缚的人,一个陷入我们社会中局限的女性角色的人。当然,她也是一个激进人物,并且在她的领域里扮演着跟霍华德一样的活跃角色。在她众多的能力和资格当中,她是一个高级厨师、一个儿童文学的专家、一位新运动的不知疲倦的推动者(女性和平运动、儿童流产圣战、抵制性虐待运动)。她也是一位公众人物:在大街上,她会跟其他人一起拦住行人,告诉他们交通堵塞是可以避免的;在超市里,每天她会带领她的代表团找到经理,展示她最新的比较列表,以显示实惠超市里的猪油如何比塞恩斯伯里公司的贵一分钱,或者相反。她穿梭于运动场、学校、医院和公园之间,时刻打抱不平;当轮到

4

她的时候,她也会为社区的报纸撰写文章。只要去科克家拜访,你总可以品尝到新型的维也纳咖啡和蛋糕,而且总有一份请愿书需要你签名。作为两者结合的科克夫妇,他们还是高高的市建居民楼里为人熟知的风云人物。他们乘坐遍布淫秽信息的奥的斯电梯上下下,搜索各种关于生活贫困的例子,以展示给那些享受福利保障的人看;他们打听那些粗心的母亲的信息,以便拿到家庭计划培训班;他们还穿梭于议会的各个办公室,带着他们的责难、仁慈以及详实的统计数据,径自打开某个官员的办公室并直闯而入,为那些没有权利的、没有获得利益的、没有重新安置的家庭申冤;在整个城镇里,他们又致力于唤起人们的觉悟,摆脱教育的困境。就像世界在它可怜的各种偶然性中表现活跃一样,科克夫妇也保持着他们的活跃性。然而,他们有更高的理想。每天清晨起床,他们会仔细地审视天空,寻找白日下的霹雳和他们的白马王子,以证明他们如此严肃对待的可怜的现实起码获得了美好的转变,而一夜之间,一个新世界、一种新秩序已经到来。

与此同时,他们继续向前,相互扶持又各自为政。现在他们已经结婚十二年了,尽管在你看到他们、看过他们以及听说他们的行为举止的时候不会这样认为。在采取避孕措施的情况下他们生下了两个孩子,两个聪明而现代的小家伙,现在都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而他们对孩子也给予了适当的关注。他们住在一所灰泥粉刷的乔治亚式的房子里,楼型高而细长,位于市中心贫民窟拆迁后的一片空地上。对于科克夫妇而言,这是一处理想的境地。这里靠近真正的社会问题,周围还有沙滩、激进派书店、家庭计划培训班、长寿食品商店、福利办公室以及高耸入云的市建居民楼和九十分钟就能到达伦敦的快速电力火车,总而言之,就是靠近不断运转的生活。作为感情热烈、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人,他们会时不时地分开一段时间,或者跟其他人住上一段,但这些似乎都是一些成熟而经过认真考虑的插曲和背叛,在没有破坏他们共同的科克家族的情况下表现了他们各自独

立的个性。在一个月之内他们总是能够回到一起。因此,在他们朋友的眼里,甚至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是一对固定的夫妻,而不是被滑稽地安排到一起的伴侣。科克夫妇总是能够创造兴奋与好奇。他们是实验性的人,整日与变化、解放和历史为伍,而且他们总是繁忙的,总是在进行中。

这个秋天,他们的打扮紧跟潮流。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着装紧凑的霍华德留了长发——尽管不如去年的长,还有萨帕塔式的小胡子。他穿着洁白的运动衫、宽松的毛背心和睡裤式的蓝色牛仔裤。运动衫胸前画着煽动性的标志,看上去像是握紧的拳头。身材高大、金发卷曲的芭芭拉则画着绿色的眼影、打着白色的粉底、穿着束腰带的长袍。因为没戴胸罩,她硬硬的乳头透过薄薄的棉布突了出来。霍华德的两本书已经成了不断扩展的市场里主要的激进派文件;他们的牛仔裤和长袍比他们认识的大多数人的都贵。但这些都是难以觉察的花销、不明显的消费,因此并没有创造出差距,也没有给他们带来敌人,除了那些一直是他们敌人的人。科克夫妇极具魅力、极其活泼、充满闯劲,而且,即使你不喜欢或者不信任他们,或者觉得他们烦人(他们成心捣乱),他们依旧是非常好的伴侣。

他们爆发出举行聚会的冲动,这种冲动来得如此地顺理成章,以至他们现在记不起是谁先有的这个想法。之后,科克夫妇下到他们乔治亚式房子的地下室,来到霍华德的书房里,倒了一些酒,开始策划霍华德所谓的“这次相遇相关事宜的粗略框架”。尽管科克家的房子是一个丝毫没有结构、与人们称之为家的东西截然相反的建筑,这里却有两个书房:霍华德的在楼下,在那里他写书;芭芭拉的在楼上,在那里她打算写书。霍华德的书房四周是书架,书架上满是社会学的课本和关于群体相遇和人际关系的书籍,还有美国空想家关于激进经验的新调查和基础性的政治宣言。窗户底下是一张白色的写字桌,上面有另一部电话。桌子上有一摞被风吹得哗哗作响的纸,这是那部叫做《隐私的失败》的书稿,也就是霍华德在夏天的萧条和隐

退期间所做的工作,现在,这种萧条马上要结束了。桌子上方的格子窗户朝向一个街角小院,里面有一只无人料理的花盆。你需要向上看才能看到街上的围栏。灿烂了一天的太阳透过格子窗户,淡淡地斜照进屋里,在书架和墙上投下方形的影子。书架之间的墙上挂着非洲面具,雕刻在黑色和深褐色的木头里的脸庞与白色的乳胶漆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些面具下面的科克夫妇,穿着他们干净的衣服,坐在两张矮矮的白色帆布椅上。他们都拿着一杯红酒,彼此凝视着,开始讨论聚会的具体实施。他们说着名字,计划着食物和饮料。

过了一会儿,芭芭拉站起来,走到楼梯口。“安妮,”她朝楼上的大厅里喊道,“我和霍华德在计划聚会的事情。我想你是否能给孩子们洗一下澡?”“好的,科克夫人,”安妮喊道。安妮·佩蒂是一个学生,因为跟父母闹翻了不能回家,整个夏天都住在科克家里。“我会给他们洗的。”“如果没有安妮,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了。”芭芭拉边说着边重新坐到帆布椅子上。“毕梅斯夫妇,”霍华德说,“我们跟毕梅斯夫妇能合得来吗?”“一个夏天都没见到他们了,”芭芭拉说,“一个夏天我们谁也没见。”这是事实。对科克夫妇来说,夏天是一年里的低点,是为社会所忽视的时期。霍华德完成了他的书——写字桌上的书稿正哗哗作响——然而创作是一种孤独而内在的活动。他正是处于那种性交后的平静状态,通过写作来影响那些在自身孤独的存在和情节上花费太多时间的人。现在他需要重归并参与到更为庞大、更为壮观的情节中去,参与到为历史所设计的情节中去。芭芭拉一直待在家里。对科克夫妇这样的人来说,居家只是一种逃避,一个人要从事更为宏大的事业。但是他们的聚会是面向世界的,他们正严肃地设计着它。霍华德是一位社交活动的理论家。对于被他称为“互动的可能形式”、对于相遇中的各个参数,他反复论证、前思后想。芭芭拉扮演着反理论的角色,考虑着参加的人以及长相。这并不是因为男人抽象而女人感性,他们双方都反对角色指定,只是因为要想举行真正好的聚会,就必须有人考虑谁喜欢谁,而

谁又跟谁不能待在同一个房间里；谁会跟谁上床，而谁迟早该跟谁上床。科克夫妇一向举行好的聚会，并拥有举行聚会的天赋。这些聚会毫无结构，只是事件的框架，这跟霍华德在大学里的专题讨论会以及他的书一样。在这里，强烈的情感突破了传统的文法规则、方法学以及组织。但是，就像霍华德经常说的，如果你想真正做到无结构，你就必须认真计划，而这也正是科克夫妇坐在他们的书房里，边喝着酒，边做的事情。

太阳投在墙上的方形影子慢慢消退了。霍华德打开了桌上的台灯。聚会的原则是创造性混合，因此科克夫妇将城里来的人跟大学里来的人、伦敦来的人跟城里来的人混在一起。他们将异性恋和同性恋、画家和高水平神学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学生和“地狱天使”组织成员、通俗明星和爱尔兰共和军支持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家庭计划学者和睡在屋檐下的辍学学生混在一起。在思想层面上，科克夫妇有一大批的支持者，同时他们有数量众多的好友。这里有大量的形式和内容以应付不断变化的生活。过了一会儿，霍华德站了起来。他斜靠在书架上，说：“在这儿停一下，我担心这里会有些麻烦。如果我们继续的话，它就会变成那种该死的资产阶级聚会，我们也会拒绝参加的。”芭芭拉说：“啊，你从来不拒绝参加聚会。”“我想我们慢慢丢失了自发性，”霍华德说，“我们说过是一个不可预知的相遇。”“我只是想问，”芭芭拉说，“在这个不可预知的相遇中，我们要有多少人。我在考虑实际工作。”“我们必须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场景，一百，可能更多。”“你对于一个好聚会的想法，”芭芭拉说，“就是邀请整个宇宙，之后让我收拾洗刷。”“噢，来吧，我们需要这个，他们也确实需要一个聚会。”“你的热情从来不会减退，对吧？”“是的，”霍华德回答道，“这就是我存在的原因。现在我就要拿起电话，打给二十五个人，你也要打给二十五个，这就是我们的聚会。”“马丁把他的睡裤弄湿了。”安妮从楼上喊道。“再给他另外找一条。”芭芭拉朝向上回答道。“罗杰，我是霍华德，”霍华德把红色的电话放到耳边，

说道，“我们在计划采取一点行动，不，不是那种意义上的行动，是一个聚会。”芭芭拉椅子边的桌上放着 R. D. 莱恩的一本新书，她拿起来，用拇指翻看着。“一个偶然性的聚会，”霍华德说，“那种你可能遇见任何人，干任何事的聚会。”“或者是遇见任何事，干任何人。”芭芭拉说。“芭芭拉很好，我也很好，”霍华德说道，“我们都准备好了重新开始。”“啊，对啊，我很好，”芭芭拉又说道，“很好，很好，很好。”“不，”霍华德说，“那只是芭芭拉在后面犯神经呢。那就二号见。带任何你认为不能料到的人来啊。”

霍华德放下了电话，说道：“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人。”“你找的这些人都是你能对付的了的。”芭芭拉说。“我们需要一些新的面孔，”霍华德说着又拿起了电话，“我们怎么知道自己不认识谁呢？啊，亨利，我们要找你，亨利。你和麦拉能来参加一个聚会吗？”就这样，霍华德在电话里说着，打完了二十五个电话，而芭芭拉坐在帆布椅上；之后，芭芭拉又在电话里说着，打完了二十五个电话，而霍华德在帆布椅上坐着。科克夫妇是一对现代的夫妻，对于所有事情都崇尚从中间一分为二，一半归你，一半归我，就像是分一个橘子，因此两人都参与其中，没有人受到剥削。打完了电话，他们又坐回到帆布椅上。芭芭拉说：“你负责买饮料，我买食物。”聚会的事情都准备好了，于是他们回到楼上，来到厨房。在这里，他们肩并肩，穿着同样的屠夫式的围裙，开始准备晚餐。孩子们穿着睡衣跑进跑出；安妮·佩蒂走进来，主动要求做甜点。之后他们一起坐到餐桌前，吃完了他们准备的食物。后来，安妮·佩蒂陪孩子们去睡觉，而科克夫妇坐在客厅里边喝咖啡，边看电视。对于他们来说，如此亲密并不常见，他们还停留在自己的兴奋中。再后来，他们一起上楼睡觉；站在床的两侧，他们一起脱衣服；他们打开被子；他们打开床上的台灯；他们相互抚摸；他们开始做爱。他们邀请来参加聚会的那些面孔和身体也进入了他们的卧室，跟他们一起享受这份欢愉。一切结束之后，灯光照在他们身上，芭芭拉对霍华德说：“我担心自己慢慢失去了兴趣。”

“对这个？”霍华德靠近她，问道。“不是，”芭芭拉回答说，“聚会。丰富多彩的科克式的场景。”“你不能。”霍华德说。“可能是我老了，”芭芭拉说，“我满脑子里想的都是脏玻璃杯子。”“我会让你感到快乐的。”霍华德说。“哦，当然，”芭芭拉说，“你是伟大的感情魔术师，对吧，霍华德？”“我尽量是。”霍华德回答说。“霍华德·科克，”芭芭拉说，“是我们用来代替信仰的东西。”

日子一天天飞逝。电话铃声阵阵。转眼到了十月二日星期一的早晨，一切事物重新开始的时候：新学期的第一天，举行聚会的日子。科克夫妇一起早早起床。他们穿上衣服，收拾好床铺，走下楼来。厨房都是用松木做的。雨水沿着窗户流了下来。整个屋子沉浸在湿湿的昏暗光线里。厨房里，安妮·佩蒂穿着灯心绒的长袍站在炉子旁边煎鸡蛋。“你们怎么起得这么早啊？”她问道。“我们要去买东西，”芭芭拉回答说，“为了晚上的聚会。”霍华德走到面包机旁，把面包塞了进去。芭芭拉从冰箱里拿出一盒鸡蛋。霍华德摁下烤面包机的按钮，芭芭拉打开鸡蛋，把它们甩到煎锅里。孩子们进来了，坐到安妮事先给他们布置好的地方。“脆玉米片，哈哈。”马丁说道。“哦，天啊，”芭芭拉看着水池说道，“我不知道我们昨天晚上弄脏了这么多的盘子。我们怎么弄脏的呢？”“我们吃饭了。”霍华德坐在桌子旁边，审视着清晨的《卫报》里记载的一天的暴行。安妮·佩蒂抬起头，说道：“科克夫人，你想让我洗吗？”“啊，安妮，你真的能洗吗？”芭芭拉说道，“今天要干的事情太多了。”“嗯，好的，科克夫人。”安妮·佩蒂说道。当芭芭拉给他们端上早饭的时候，马丁说道：“又是鸡蛋，你为什么每天都给我们吃同样的东西呢？”“因为我很忙，”芭芭拉说，“吃完饭之后把盘子放到水池里。霍华德和我要去买东西。”“但是谁送我们上学呢？”希丽亚问道。“啊，见鬼，”芭芭拉说道，“现在我们该如何处理呢？”“我送他们去学校，你觉得可以吗？”安妮·佩蒂抬起头来，问道。“那简直太好了，”芭芭拉说，“但是我并不想让你去。你住在这里并不是要干活的。你之所以住在这里是

因为我们喜欢你住在这里。”“啊，我知道，科克夫人，”安妮说道，“但是我确实喜欢帮助你。我的意思是，你们都是那么忙。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应付这么多事情的。”“这需要一定的天赋。”霍华德说。“我真的希望你能跟我们再住上一段时间，”芭芭拉说，“我们喜欢你在这里，而且下个周末我打算再去伦敦一趟，买点东西。所以我需要有人能够帮我照看孩子。”“啊，我不知道，”安妮·佩蒂说道，神态窘迫，“下个周末？”“她的意思是不行，”霍华德从《卫报》上抬起头来，说道，“表述是模棱两可的，但潜台词是：‘离我远点儿，你在剥削我。’”

安妮·佩蒂看着他，说：“哦，科克博士，科克家的人不会剥削别人。科克家不是那种人。我真的不会这样想。”“在社会秩序中，”霍华德说道，“每个人都在剥削其他人。这是人的本性。但是有些人意识到了，而有些人没有意识到。当芭芭拉焦虑的时候，她就会给别人安排任务，你的反抗是正确的。”“我之所以分配任务，”芭芭拉说，“是因为我必须得做完。”“好了，听着，”安妮·佩蒂说，“没有人剥削其他人。真的。我喜欢待在这里，但是我的朋友们都回到公寓里了，而且我也付了一部分房租。”芭芭拉说：“啊，霍华德，你是正确的，每个人都在剥削其他人，尤其是你对我。”“我做什么了？”霍华德一脸无辜地问道。“啊，天啊，”芭芭拉说，“他的心在为那些受害者流血，而且他能看到所有的受害者。他唯独看不到的是那些他自己剥削的人。”“对不起，科克夫人，我真的对不起。”安妮·佩蒂说道。“你不能怪安妮，”霍华德说，“她有自己的事情。”“我没有怪安妮，”芭芭拉说，“我在怪你。你在设法阻止我去伦敦。你不想让我去伦敦过周末。”“你去享受你的周末，”霍华德说，“一切交给我，我会安排好的。会有人照顾孩子们的。”“谁啊？”希丽亚问道，“是好人吗？”“是霍华德喜欢的人。”芭芭拉说道。“难道霍华德不喜欢安妮吗？”马丁问道。“我当然喜欢。”霍华德说。“穿上外套，我去开车。”当霍华德经过厨房的时候，安妮说：“只是因为我得搬回公寓，跟那些朋友在一起。”“当然你要搬回去，”霍华德站在门口说，“把他们带来参加聚

会。”霍华德走进大厅，从挂钩子上拿下一件长款的皮外套和一顶蓝色的条绒帽子。他身后的厨房里，谈话还在继续。他走过大厅，打开前门，走了出去。他站在湿湿的光线里。街巷里道路泥泞，空中大雨倾盆，城市里声音嘈杂。他关上了身后的门，也离开了家庭这一社会附属物，后面传来一阵阵尖叫声。他走上城市这个大舞台，迈进城市生活的繁忙运作中，在这里，每一个优秀的社会学家都知道，社会习俗开始瓦解，传统的角色分配已经破裂，血缘关系变得淡漠。在这里，有引导个人生活的公共生活。

他沿着山坡上的那排房子走着，脚下是吱嘎作响的砾石和破碎的玻璃片。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并开始在他的皮衣上留下一个个斑点。整排房子围着他延伸，那原先曾是一个标准而优雅的半圆，然而，一系列的爆破犹如牙医拔牙般将一座座房屋销毁，现在还立着的也已经无人居住，屋顶破碎，窗户空洞。有的窗户则用木板钉住了一部分，上面贴着政党、流行乐队或者超验的基督徒的海报。有时一些陌生而神秘的过客会秘密地住到这些屋子里。然而，尽管居住人口少，屋子前面的巷子里却车满为患，科克家只能把他们的小型货车停到几个街区之外一片山上的广场上。一条高速公路从拆迁区穿插而过。此时，一辆警车正在公路上拉着警笛。下面，行进中的公交车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一架空军喷气机从海上飞来，在空中留下一条向上的曲线。这条曲线映衬着科克家高而细长的房屋以及那些参差不齐的屋顶，使飞机更加清晰可见。他转了一个弯，向山上走去。一辆建筑用的起重机进入了他的视线，它挥动着长长的金属支架，吊着的一根混凝土柱子在下面晃来晃去。他继续上山，他的旁边是旧秩序留下的残迹，传统的沃特摩斯城为了成为一个现代城市而留下的残余物。这里有小商店；一个报刊亭，它的一面窗户上还贴着《裸猿》的画报；一个蔬菜水果店，在漏雨的帆布雨篷下放着几筐的蔬菜；一个卖肉的家庭作坊，它的门前公告中说：“天气炎热时我们会把肉放到冰里。”这里的那些小房子背靠着背，门则直接朝向街道。推土机

很快就会到达这里。在高高的山上已经出现了新的混凝土塔楼。在到达塔楼之前，霍华德向左，拐进了一片广场。这里都是小房子，大多是公寓和私人旅馆。他那破旧的蓝色小货车就停在路边的那一排车里，上面是一盏钠蒸气路灯。他打开驾驶侧的车门，钻了进去。他点了两次火才发动了引擎。他前后挪动汽车以腾出空间，然后他开出了广场，向下穿过山上拥挤的车流，回到他们那排屋子前。

他们高高的房子就坐落在那个破损了的半圆中间。在房子外面的人行道上，芭芭拉早就等在那里了。她穿着一件白色收腰的长款雨衣，拿着两个红色帆布袋子，都是 Habitat〔1〕家居店里买来的。他侧过身去，打开副驾驶那边的车门。她爬上车，并把包放到了车的后座。“你肯定感觉良好，”她边说着边坐到霍华德旁边的座位上，“所有事情都是为你而开始，所以你感觉良好。”霍华德打开离合器，调转货车，在巷子里来来回回。“我很好，”霍华德边说着边把车开到那排房子的尽头，然后转上山去。“难道我不应该舒服点吗？”芭芭拉系上了安全带，“我知道什么时候你感觉良好，因为那时你总是想让我感觉不好。”霍华德按照箭头和方向牌，时而向左，时而向右，往山上那个新建的购物区开去。“我不想让你难过。”霍华德说。左边有一个入口，被一根红色的栏杆挡着，这就是到购物区边上那个高高的多层停车场的入口。“但是，我确实很难过。”芭芭拉说。霍华德左转了一下，在栏杆前面停下货车，从自动出票机里拿了一张票。“你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吗？”他说。栏杆升了起来，霍华德继续往前开。“是的，”芭芭拉说道，“我当然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在伦敦过周末。”在光影摇曳中，霍华德跟随着潮湿的轮胎痕迹开上斜坡，开进那个空洞的混凝土结构中。霍华德说：“你需要一个聚会。”货车沿着高而空洞的建筑盘旋上升。“我不需要聚会，”芭芭拉说，“那只是

〔1〕 1964年5月11日，由一个叫特伦斯·考伦的英国人在伦敦的富勒姆路上创办的 Habitat 家居用品店。——译者注